

两个人的车站

力歌的铁路题材小说，源于他的家庭，源于他的生活，更源于他对人物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深度思考。

力歌 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两个人的车站

力歌 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2015年·北京

内容简介

本书是以铁路职工工作和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集,与《家在远方》小说集同为铁路小说的姊妹篇。本书精选中篇小说两篇(《大站》《转轨》)、短篇小说四篇(《余涩》《领导青春期》《父亲的情感经历》《两个人的车站》)。这几篇作品涉及了铁路的几个重要工种,充分表现了铁路职工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得失甘苦,小说中体现出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让人哑舌,这些画面如同全息摄影一般,虽然视角不同、环境不同、主人公不同,却有着相似的铁路情缘。

作者笔下的人物有声有色、形神兼备,以善良、悲悯、慈爱与真诚烘染出溫馨的色泽和亮度,以道德的操守和理想的守望来表现精神的诉求和生命的力量,彰显出一个独特的情感世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个人的车站/力歌著. —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5.2
ISBN 978-7-113-14771-6

I. ①两… II. ①力…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5785 号

书 名:两个人的车站
作 者:力歌 著

责任编辑:郭景思 编辑部电话:010-51873179 电子信箱:guo.ss@qq.com
封面设计:王 京
责任校对:龚长江
责任印制:赵星辰

出版发行:中国铁道出版社(100054,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网 址:<http://www.tdpress.com>

印 刷: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6 字数:162千

书 号:ISBN 978-7-113-14771-6

定 价: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铁道版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电话:(010)51873174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010)51873659

序一

铁路背景下的社会视角

与力歌相识几十年，了解力歌的成长历程，更知道力歌是一个特殊的作家。力歌当过工人，从事过青年工作，做过特约副主编，挂职过刑警，在北京的中国铁通还当过经理，现在的职务是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副教授，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丰富的个人经历，使力歌的作品有着独特的社会视角。

这次出版的两本小说集也不例外，虽然其中的每一篇都是铁路题材，但也不过是用铁路作为背景，反映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揭示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引发在阅读后的思考，也让所有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了解铁路这个行业，了解铁路人。我是铁路走出来的作家，我不得不承认，我对铁路题材的创作，没有力歌这种深度与广度。

收录的作品《领导青春期》《两个人的车站》是情感故事，不仅仅是简单的爱情故事，两篇小说都拟用了象征主义手法，无论鸽子还是站牌，无论是禁锢在楼窗里的少女还是那个女乘务员，都给人带来了温暖和向往，守望着心灵深处的那份精神家园。《领导青春期》中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学生赵兴，繁重的劳动改造，枯燥的生活环境，已经使他身心疲惫，信心和热情皆失，有道是“哀大莫过于心死”，而在那个清晨中，他登上线杆眺望，无意发现了在楼上的那扇窗出现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少女，让他从桎梏中燃起新的希望，这个制造出来的美丽神话，改变了他的性情和胸怀。《两个人的车站》塑造了茫茫草原深处的新线小站人物——小李和老胡。草原新线，生活中满是荒凉和寂寞，两个人创造了爱情神话。靠着爱情的精神支撑，小李和老胡给生活增添了希望，熬过了一个个寂寥的日子，保证

了草原列车的安全运行。当两篇小说中神话均被冷峻的现实撕破的时候,读者的内心一定是打翻了五味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可以说这两篇作品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渲染和故意催人泪奔的造作,只是用最平凡朴实的语言不急不缓地讲述。

小说《风雨兼程》以一系列普通的列车遭遇水灾作为场景,应该说这是一部灾难小说,这是借助于现在有着巨大受众群的灾难影片的提法,其实小说原本就是一部影视剧本构思,蒙太奇式的写法与当初力歌签约在中北影视公司的经历不无关系。每个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都会充当着不同的角色。面对灾难时,列车长、列车员、乘警,这些铁路人由于工作职责,由于他们在列车这个工作职场中,他们的工作属性必不可少,他们会为旅客找水找食品,他们会向旅客解释洪水被困,他们会安抚旅客,他们在危机面前会挺身而出,他们也在努力控制混乱的局面。但同时,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又有最平凡的社会属性,他们会有自己的情感和自己的爱,也会有自己的矛盾和脾气,在这种力量的驱动下人物鲜活生动。如果把整篇作品当作一口“锅”的话,那些铁路退休职工、新郎新娘、大款、小姐、毒犯、产妇,既是这口“锅”里的菜,也是这口“锅”里的调料,他们的出现让这道菜色、香、味一应俱全。而这个味道,却使每位读者都会品之不同。

《难为女人》是写列车乘务员姜亚洁的人生情感。铁路的列车员是一个外人看来平凡,其实又很特殊的群体,尤其是女列车员,她们的生活、家庭、社会活动全都是围着工作转,她们被“出乘走班”这一特殊的“网”围着困着。三个女人一台戏,列车上的女人戏份更多,戏份更足。她们要面对形形色色的旅客,要面对上级和领导的各种检查,要面对女人之间的勾心斗角,林林种种的复杂性,从姜亚洁一个人的身上映射出了列车员这个特殊群体的矛盾挣扎。

《交情》写的是铁路局局长与火车司机六十多年的友谊,而且还能成为儿女亲家,这本身就让人匪夷所思,故事里写到了局长的“腐败”,只是独自占用了机车乘务员的浴池,这充其量不过是种特权而已,根本谈不上腐败,与现在的腐败分子做比,简直不算事,我并不要深刻地揭露腐败,只是想通过一个老铁路局长以前的经历,反衬出现代一些已经让人习以为

常的特权思想,这是不是“初始”的腐败呢?有人肯定会认为这篇小说不够深刻,其实,深刻和尖锐走进文学,应该是前来参与酿造属于文学的情感和感动的,不可以去挤兑、驱逐这种情感和感动。所以,单以“深刻和尖锐”考量文学的精神品质是不够的。

《醒来本无梦》这篇小说平静地切入故事,从一张与日本小孩的合影开始,把故事从现实闪回到了以前,先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这张照片,常发被定为日本特务,家人受到了波及,妻子去世儿子离去;然后追溯到了日伪时期常发与一个一起打工的日本小孩山岛的友谊,并留下了这张象征着他们友谊的照片。这样一张一直让他倒霉的照片,想不到会峰回路转,在山岛来中国寻找常发时,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儿子同事朋友都主动上门,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最后常发断然拒绝与山岛见面,并烧毁了那张一直保留的照片。小说细致地描绘时代带来的不同感受,让人辛酸有余,五味俱陈,并为主人公的命运扼腕长叹。

力歌的铁路小说,源于他的家庭,源于他的工作,源于他的生活,更源于他对铁路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深度思考。这种思考不是就铁路思考铁路,而是把铁路放在社会大环境下去探索客观的本质和事物的真相。喜欢力歌的小说,更喜欢力歌铁路题材的小说。

孙春平

当代作家,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2014年10月

序二

守望心灵深处的精神家园

——读力歌(张力)两部中短篇小说集《两个人的车站》和《家在远方》

近日,中国铁道出版社推出力歌两部中短篇小说集《两个人的车站》和《家在远方》。力歌把这两部作品集归类为铁路文学系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归类,是因为内容涉及铁路还是因为小说故事中人物多为铁路职业?

我听说作家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写作去体验生活,另一类是因为有了生活才去写小说。还有一说是,有的人因为读了别人的小说受到感动,自己也去写;而有的人则是生活把他推向了写作道路,生活中沉淀下来的东西,促使他通过写作表达出来。我认为,一个好作家从来都是因为有了生活并从生活中感悟到一些关于人的种种才去写作的,而为了写作去体验所谓的生活,那是伪生活(当然,在自己有一定生活经验基础上,为了更好更真实地表达生活再深入生活之中,另当别论)。比如我们都熟知的作家高玉宝,如果他是带着写作目的去生活,那么,他肯定写不出《半夜鸡叫》。同理,力歌的铁路题材小说,也正是因为他在自己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力歌父辈就是铁路人)铁路世家这种特殊环境熏陶出来的。当然还有力歌诸如精明、能力、思想、感觉和天分,等等。

先说《两个人的车站》。

这部集子共收入6篇小说,3部中篇3部短篇。其中主要以《大站》《转轨》和《父亲的情感历程》为主,作品都是以铁路职工为主人公而引发出来的故事。前两部中篇小说分别从两个角度,一个是大都市的火车一

等站，一个是地处偏僻的新线电务段，不同环境、不同状态、不同工作性质的单位，却被同一铁路体制，也就是刚刚摆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铁路单位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所困扰，如何寻找出路，从而突破艰难险阻，成为小说焦点。

我们知道，小说从来都是提出问题而非能够解决问题的。两部中篇小说虽然没有给出更明确的答案，却比较尖锐地提出了一个整个铁路在那个时期共同的矛盾——铁路这部“大机器”在新形势新环境新时期将何去何从？这是当时整个社会都关注并期待解决的大问题。为什么铁路有一点风吹草动便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为什么铁路出现一点儿小问题当即成为整个媒体舆论的热点？作家在这两部中篇小说中提出了问题的原因。

大约6年前，我曾读到力歌长篇小说《世纪大提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现在再读《大站》，我才发现，原来这部中篇小说和《世纪大提速》为姊妹篇。不是先有长篇小说《世纪大提速》后有《大站》就是先有《大站》后有《世纪大提速》。这两部作品中，站长和站党委书记人名都是谭连民和杨启才，甚至副站长也都是女性，名字叫吴彩霞。只是长篇小说的站叫凌水站，中篇小说的站没有名字，只是交代说是北方一个分局所在地的车站。两站皆为北方。从小说逻辑关系上看，我认为应该中篇小说在前，长篇小说在后。因为长篇小说似乎更接近“现在”。就是说，长篇小说更新一些。这里说的新指的是“现在”。因为铁路这几年改革发展得太快了，从撤销分局到撤销铁道部再到进行货运体制改革，快得让人有种透不过气的感觉。作为文学作品的跟进，似乎总是慢了半拍。如果说力歌的中篇小说《大站》提出了铁路必须改革问题，那么，长篇小说则为这问题，或者说为后续的故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铁路的下一步改革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父亲的情感历程》是一部铁路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小说中描述铁路的历史至今我还没有在其他文学作品中读到过。抗日战争后，东北铁路几乎都是我党领导下，可到今天却没有一部完整的叙述铁路在解放战争中所作贡献的长篇小说，更不要说影视剧，这让人感到非常遗憾。特别是铁路的改革，铁道部撤销，对铁路留有深厚感情的路内职工，和那些

与铁路打交道密切的出行旅客，都在关心注视着铁路未来的发展，怀念与铁路相伴随的风雨岁月。

我与力歌已经有接近三十年交往。我知道，他的家庭可以算作铁路世家，力歌父亲十五岁便参加革命进了铁路。几十年的铁路工作生涯，一直都担任站段领导和路局机关领导，直至离休。在他的影响下，力歌一家姐弟六个人无一例外工作在铁路，除了大姐夫，就连他们的配偶也都是铁路职工。更有意思的是，现在，力歌的下一代人，侄儿、外甥，还有他儿子也相继进入铁路工作。用力歌的话说，“我们全家都有铁路情结，一脉相承难以更改。”基于这种情况，力歌写铁路就不足为奇了。《父亲的情感历程》其实就是他们一家人的铁路情感经历。

这里我还想说的是小说《余涩》。这是力歌的早期作品，现在想来大约有二十多年了吧。那时候，我们还都在疯狂写小说。记得有一天力歌和我说，他构思了一篇爱情小说，写一对年轻人一段青涩的爱情。我说，这样的小说被人写得太多了，写好不容易落入俗套。他说我知道，我想用一种特殊语言来表现，写出“这一个”。我说好啊，如果能写好也不错。后来我就读到了这篇叫作《余涩》的小说。小说中，“我”和列车员小余相恋，两个人都是初恋，初恋的情感神奇而美好。所以，作家用流畅自然的文字，戏谑风趣的语言，叙述这段爱情经历。爱情故事多被作家写过，初恋的小说也比比皆是，并且不断翻新，已经没有什么嚼头了。力歌便想以语言为突破，写出不一样的初恋故事，让读者与作家之间没有距离感，让人感动。小说是这样开头的：“那一年，我十九岁，小余十七岁，都还小。我们是通过李姐介绍认识的。小余是列车乘务员，李姐是列车长。小余很漂亮：嫩白的脸，毛茸茸的眼睛。有部小说叫《美的罪过》，说的是美也有罪。因为她长得好看，在车上，少不了三天两头多情少男递情书，搅得她天天害怕。她还太小了，不懂那些青年男女的事儿。”一开头就让人有欲望想读下去。我曾问过力歌，我说小说中人物有没有你的影子？或者说是不是你的初恋？一提到这儿，平时大大咧咧的力歌便红了脸，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就那样看着我，好像答案在我脸上。这小说写得真不错，把一个别人已经写烂了的故事写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儿。当然小说写的是悲剧，“余涩”嘛，一听名字就知道不是喜剧。两个年轻人是因为家庭等级

而分开的,是不是有些封建思想作祟的意味,反正事情就这样发生发展了,他们两个真的就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分开了。分开后的小余变了,变得有些让人认不出来了。“我”在惊讶之余还是接受了现实。现实就是现实,任谁也难以改变。这就是作家常说的“生活流”“自然流”,文贵蕴藉,含而不露,才会使作品在理智的状态下带有“颠覆性”。阅读轻松,接通的就是一种精神沉重。

再说小说集《家在远方》。

如果说《两个人的车站》小说集中的主人公都是铁路基层领导干部的话,那么,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则都是“小兵”。或者说,《两个人的车站》里面多写的铁路改革大内容的话,这部集子里更注重情感方面的内容,用现在的时髦话说,这部集子更接地气,所以读起来更亲切,人情味儿更浓。这部集子中的小说,铁路往往成为背景存在,贴近百姓贴近生活,更真实更有分量,读起来更觉得像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这也许是作家本身就来自于平民阶层,是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起来的作家,因此写起来更得心应手,如鱼得水。作家始终保持平民情怀,将平民身份和心态带到写作状态之中,让作品充满了平民气息,因此,更容易得到读者认可。同时,这种浓淳质实而淳朴真诚的平民意识,更加说明力歌是一位具有独立主体精神的作家。

书中头题小说《风雨兼程》就是一篇这样情感的代表作。小说截取了一个普通列车长遭遇水灾后的场景。应该说,这是铁路干部职工最敏感同时也最容易接触到的现象。当年轰动一时又拍成电影的《英雄列车》就是因洪水而使列车停下,之后发生在列车里的一系列感人故事。洪水是灾害又是媒介,让我们铁路乘务员与旅客相处时间变长,而且深刻表现出“患难见真心”这一古训。有人说“小车厢大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都会出现在列车上,在险情面前,世态百相皆尽表演得淋漓尽致,尖锐矛盾的碰撞,人与人之间的摩擦,生命安全的担忧,何止一个“乱”字了得。缺水、停电、少食品,再加上乘务人员之间的工作矛盾情感纠葛,旅客更是人心不稳。铁路退休职工、新郎新娘、大款、小姐、毒贩,三教九流纷纷走上舞台,在水害这个大背景下,上演一场场或高尚或低下的表演。作家的能力是用冷静的态度,或局外人、或旁观者的身份客观真实书写出事件发生

的始末，读罢沉思，生发出无限感慨。

《家在远方》《难为女人》描述了两个铁路人的生活经历。《家在远方》集中地体现小人物的悲歌。在铁路上干了一辈子的中专生朱永禄质朴憨厚，他那独特的处世哲学，赋予他简单的顺向的思维定式，使他在爱情、工作、升迁、事业上一败涂地。在外面打拼数年后还是落魄地回到了原点，连自己的家都不知在何方。《难为女人》是写列车乘务员姜亚洁从入路上班开始，到恋爱结婚生孩子到孩子成长，自己从一个无知少女到成熟女性，生活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姜亚洁在寻找到了不曾有过的体验时，却无法挽救让她最为珍惜的人生情感。人生何尝不是一个圆呢？

关于这部集子，我还想说《通勤咏叹》这部小说。这也许更能表现力歌的性格特点。这个集子中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力歌早年写的小说，那时候的力歌身体中激素肯定超多，只要写作差不多都离不开爱情。力歌的聪明在于，他写爱情小说往往能够跳出一般作家写爱情小说的框子，写出的小说让读者有新鲜感觉。《通勤咏叹》故事性非常一般，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生离死别，就是一个先烦后爱或者说先抑后扬的故事。小说女主人公是一名年轻的列车员，不用说肯定长得漂亮，是那种让人一见就放不下的女孩。小说中的“我”是个嘎小子，乘通勤车上班不走门跳窗户被女列车员发现，于是，“在我举手出牌间，我看到一个身着路服的俊俏的女列车员，正款款地向我走来。难怪今天这节车厢门庭若市呢，原来这帮小子都是奔这个新来的女列车员而来的。我还在谴责这些侵略者的倒行逆施时，那个女列车员已经来到了我的面前，她的目光直接投向了我，搞得我不知所措地惶然一笑。‘喂，刚才是你跳窗户吧？’圆润的女高音，显得十分严厉地问道。‘唔，对，是我。’我还没有从刚才的纷乱的思绪中走出来，支吾道。‘那好吧，按照铁路的规定，罚款十元！’她不容置疑地说。我乘坐这列通勤车这么久了还没有受到过这种待遇，这简直是在通勤的职工面前打我的脸。为了自尊心，我倏地站了起来，满不在乎地望着她，模仿四川话音说：‘一家子人嘛，又是何苦的哟。’”这样说让新来的女列车员接受不了，回敬“我”说：“不要脸，流氓——”这样一来，“我”在众兄弟面前丢份，掉了价，和女列车员结下了“梁子”。再后来一系列日常通勤生活中，“我”和女列车员屡次碰撞，终于碰撞出火

花,最后,“我”英雄救美,用一条腿的折断赢得了女列车员的爱情。一波三折起伏跌宕。就这样一个简单且有些俗套的故事,被力歌写得风生水起,靠的是力歌的语言魅力和鲜活的人物形象,让读者看不出来任何编纂痕迹。力歌对铁路通勤职工是了解的。其实,力歌他本身就是一个通勤职工。刚一参加工作就通勤上下班,是那种刻骨铭心的经历和日积月累的列车浸润,让力歌的小说充满了活力。怪不得这部小说一经发表便赢得了读者和小说评论家的关注。

在这部集子中,无论是《家在远方》的情感故事,还是《交情》、《醒来本无梦》的友情故事,都体现出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不禁让人咂舌。要把人物写得有声有色,形神兼备作家本身就要动用真实的情感,以善良、悲悯、慈爱与和谐浸染出温馨的色泽和亮度,才能彰显出每一个独特的情感世界。

小说如同爱情一样是一次人与人的相会。力歌的小说无论长篇、中篇还是短篇,都让人读出一种新意,正是这种新使他始终保持清醒,所以他才能更好地审视世界、再造世界。力歌小说中对新的追求、对铁路职工的爱以及对这种爱的捍卫,交织在深邃而美好的情感所编织的锦缎中。这种情感又和自然元素交融在一起,于是,他的小说才是美丽而自由的。在这样一种新的追逐下,力歌的小说永远是初始,是创造,是穿越界限,是向着无穷开放。比如小说《余涩》,通篇取胜与其说是因为使用了另外一种语言,更不如说是因为他开辟了另一个世界更合适。这样说来,力歌的小说、力歌的铁路情结既不是一个浮光掠影的旅者,也不是一个策马扬鞭的过客,而是一个朝着家园执着行走的归人。

现今作家中,能够以铁路题材写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唯力歌一人。这样一位孜孜不倦对铁路情有独钟的作家,这样一个祖祖辈辈铁路世家之子,写出几百万字有关铁路的小说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作家最高贵的品质就是想象,没有想象就没有作家和作品。

力歌是一位守望心灵深处的精神家园的铁路作家。

力歌本名张力,1962年生于辽宁锦州。1988年开始写作,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当代》《中国作家》《十月》《北京文学》等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400万字,《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

争鸣》等选刊其中短篇小说数篇，著有长篇小说《世纪大提速》《大案追踪》《官殇》《铁老大命运》，短篇小说集《拥抱日出》《歌厅里的格格》和纪实文学集《罪恶档案》等，获国内各种文学奖十余次。中篇小说《大站》和短篇小说《两个人的车站》分别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2004 年度中篇小说》和《2006 年度短篇小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从他不凡的文学成绩上，便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既高产，又是高质量的作家，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讲，是“高大上”作家，是一个追求时尚，又敢于担当的作家。是因为力歌的作品富有想象，又很现实；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所以才收获了这么丰厚的优秀的文学作品。

杨天祥

中国铁路文联常务理事，沈阳铁路局作协副主席

2014 年 10 月

目录

大站 / 1

转轨 / 63

余涩 / 100

领导青春期 / 115

父亲的情感历程 / 133

两个人的车站 / 161

后记 / 176

大 站

三月的东北，春寒乍暖。这是个铁路分局所在地的一等车站，站长谭连民早晨不到六点钟就来到车站，他这么早来就是为了迎接早晨那列铁路局进京的旅客列车。昨天下午分局局长来了个电话，说铁路局主管运输的副局长乘坐这次列车进京开会。铁路现在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有比车站一级高的领导出门，或是经过这个车站，必须要有站一级的领导亲自接送。

谭连民打了个电话与杨启才书记沟通，让杨书记多睡个早觉，他起早来接车，是因为这个副局长他很熟。结果那个副局长连车也没下，向软席的乘务员打听，说副局长正在睡觉。谭连民心里挺恼火的，送出了这次列车。回到办公室，还有些愤愤不平，对着没有人的空间骂了几声难听的语言，他感到心里舒坦多了。但转念一想，早晨六点多钟人家不在车上睡觉，还能干什么。

他思考着今天开党委会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突然电话铃刺耳地响了起来，谭连民犹豫着是否接这个电话，因为白天这部电话就是一个摆设，谁也不敢接，车站这个社会窗口，方方面面的人都接触，十个电话有九个半是要买票批票的。如果有什么重要事，那些与工作相关的人都知道他的BP机和手机号码。

电话铃响了十多声，还在不停地响着。谭连民只好拿起电话，平常他不会有这样的恻隐之心的，今天例外是因为这是早晨，一般这个时间电话往往都打到家里，要么就是上班以后，才会有这种难缠的电话。他拿起电话，一听到声音，他知道这个电话接对了，因为这是办公室主任常宝学从

广州打来的，是通过铁路内部的通信线路打来的。

“怎么样，车买来了吗？运出来了吗？”谭连民急切地问。

“买来了，还挺顺利，铁路上的那些朋友也很帮忙，前三天就装上集装箱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常宝学在电话那边说。

“别太着急回来，你们也挺辛苦的，在那边好好玩两天，去深圳玩一玩。”

“算了吧，站长。我们都去过几次了，都说深圳好，去了我们都觉得难为情，在人家有钱人面前，我们惭愧得受不了。”

“你们不是还有钱吗？不够？不愿意去就别去了，回来多报几天的出差费，再报些夜车补助，弥补你们这些天的开销。”

谭连民搁下电话，不由得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想这回总算把两台车搞回来了，一直悬在心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车站几年前有一台分局调配给他们的普通的桑塔纳，调来时就是台旧车，再经过这几年的折腾，早就破损得不成样子，车速只要一达到七十公里，车体就哪儿都有响动，开出去人家还都以为是出租车。谭连民出去办事宁可坐出租车，也不愿意坐这辆桑塔纳。别的站段都换了新车，因为上一任的站长与书记一直不和，而且与搞计划的领导也搞不好关系，所以他们站一直将就着用这台普通的桑塔纳。

谭连民到任后，一直想搞辆好车。车站是个有脸面的单位，地方上搞不懂铁路系统行政关系的人，往往认为车站站长在铁路系统最大，并不知道还有分局、铁路局那些带长的官们都能管车站。他们向领导要求了几次，领导都含糊说等普通的桑塔纳报废了，再批新车。正巧春节前，分局局长让车站的人帮忙接一下车，是从开通的新线上捎来的一些过年的年货，都是野鸡、野兔一类紧俏品。司机开着普通的桑塔纳去送，没想到走到半路脚刹车失灵，撞在了路边的树上，由于车速较慢，司机并没有受伤，但是汽车前部顶了个一塌糊涂。这次事故帮了谭连民一个大忙，车报废了，领导一咬牙破例批了台超标车，奥迪 100，一般站段使用的大多是桑塔纳、切诺基普通型的常用车。

谭连民取消了买奥迪车的计划，是因为办公室主任常宝学过去的一个战友，如今是广州一个武警部队的政委，早几年来东北，看望他这个老战友时，常宝学利用自己的小权力，用普通的桑塔纳带着战友去风景区游览，普通的桑塔纳一路颠簸出的铿锵伴音声，令他的老战友发出感慨，说以后要是车站换车，他将尽力帮他搞辆好车。谭连民听说后，派常宝学去广州联系，常宝学到了广州来电话说他的那个老战友满口答应，给联系好了两辆车，但不是轿车，是两辆进口面包车，一辆是丰田，另一辆是子弹头。谭连民有些失望，可是一问价格，两辆车的价格才只比奥迪车高出几万元。谭连民知道这两辆车的市面价格加在一起要超过百万元，他通过常宝学才知道，这是武警部队扣下来的走私车，私下处理的，所以才会这么便宜。

谭连民动了心，但他心里清楚搞到这种走私车，关键是能否办上车牌子，他说要研究一下，让常宝学先在广州等他的回音。

他找到杨启才沟通了一下，杨启才支持他的想法。两个人便开始探讨上车牌子的可行性，人家都说在铁路车站的领导无所不能，他们通过交警支队等几个部门的关系，基本上已经达成默契。他才给常宝学打电话通知他，并派去几个人，还带去了汇票，车的生意便成交了。但是走私车的另一道难关，就是能不能将车安全地弄回来，这几天他忧心忡忡的，惦记着这车会不会被卡住，听说要是被卡下来，车被没收不算，还不会退一分钱。

谭连民没有想到会这么顺利，刚才有过的一时不快便烟消云散了。谭连民马上给杨启才打电话，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杨启才也很高兴，两个人交换了上午开党委会的议程，铁路不同于地方单位，虽然是站长负责制，但除了生产管理上的事，涉及具体对人处理相关的事还是交由党委会研究。今天最大的议程一是研究减员增效的方案；二是准备报请分局撤下主管客运的副站长，提拔一个车间主任；三是提拔一个多种经营副经理；四是对一个客运值班员的处分。

谭连民说：“对客运值班员李群擅自为一个长期在家泡病号的职工做